

乡村记忆

和大泥

孙瑞

夏至以后,太阳辐射多,紫外线强,适合和大泥,脱塹(ji,指土坯),用于铺房顶、垒墙壁、抹墙皮、盘炕面等。

和大泥时,将黏性、黄褐色的泥土,与相应比例的碎麦秸草、稻草搅和在一起,晒干后非常结实、经久耐用。

夏天雨水多,一遇好天气,生产队长便瞅准时机,迅速抽调劳力,到半山腰的土坑里,拉黄土,运到场院里和大泥,脱塹。如果水源方便,也可以在黄土坑附近就地取材脱塹坯。

一

割麦子、和大泥、脱大坯、拉大锯被称为农村“四大累”。

和大泥之累,是在瞬间内耗费体力,令人疲惫不堪。在时间短、任务重、强度大的情况下,易透支体力。

1976年,我家盖了四间新瓦房,上梁那天,木匠、泥瓦匠一一到位。吉时到来,爆竹声中,绑着红绸缎的主梁被缓缓吊起。上梁后,泥瓦匠又“地毯式”地将捆扎好的圆柱形芦苇笆子,迅速地横向铺排于屋顶桁条上。这时,大泥已和好,在大家的吆喝声中,小工们迅速用工具运到房顶。瓦匠们将大泥倒在笆子上,先用水制抹子将适量泥搓平压实,然后改用铁制抹子抹平。四五个瓦匠,人手一个抹子,大约一个来钟头,房顶前前后后便抹平了。等泥干了以后,再铺瓦。

屋顶的芦苇笆子上附上大泥,可以显著增强房顶的防水和保温性能,确保冬暖夏凉,据说用一百年也不会变质、腐烂。

屋顶需要数千斤泥浆,全部靠三四个小工短时间齐心协力完成。

和大泥之前,小工们先用筛子将黄土一锹锹过筛,滤出小碎石块,再将过好的黄土摊开,挑上几担水倒在泥里,撒上细碎的麦秸草,用粪耙子、二齿搂、木抓子等不停地搅拌均匀,使泥巴黏性更高。

一位泼辣的小工一不做二不休,把鞋子一脱,赤着脚跳进泥水里,来回走动,反复踩踏。旁边负责搅拌的小工看见泥干了些就加水,稀了再加泥,直到黏黏糊糊合适为止。

踩踏泥浆的小工,需要体力强、考验强,每走一步,

就像陷进沼泽地,腿肚子像灌了铅一般。黄土富有筋性和黏性,一般人踩上十几分钟便会汗流浹背,立马败下阵来,累得像一摊泥。

待上梁、抹笆、铺瓦一气呵成后,和大泥的小工就可以提前退场了。他们个个累得精疲力尽,身体像散了架,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,一瘸一拐地回家了。回家后,他们一般顾不上洗漱,倒头便呼呼大睡。

有一次,我们村一位身高一米八、三十来岁的壮汉,因为和大泥过度劳累,半夜腿抽筋,疼得叫爹喊娘。那种感觉,不在农村长期待过,绝对体会不到。

二

夏秋时节,正是庄稼人和大泥脱塹、盘炕的最佳季节。

脱塹和大泥要比上梁用泥稍微轻松一点。

过去农村用的塹一般分两种,一种是用来垒墙或者盖房子的,也就是普通用的。还有一种是铺炕面的塹坯,这种坯比普通的塹坯大一些。因为用于铺炕,塹坯的工艺要求相对高一些,有的人把荆条和树棍放在泥中,叫放“龙骨”,相当于现在的水泥钢筋,起到强筋壮骨的作用,以便更加结实不易折断。过去,家家户户炕面用塹量不大,每家就用几十块。为了让塹更好地发挥作用,和好的泥要放置一天“醒一醒”,让其充分浸透。用的时候再浇点水,防止僵硬,再用齿耙倒腾均匀,这样制作出来的泥好用。

脱塹的时候,需要两人配合,一般男女为一组。

框模子使用前需要先用水泡一泡,这样不粘手。

男的蹲在地上,把长方形的木框放平,女的负责用锨往木框里倒泥,男的用手一抹,然后麻利地用铁条顺着木框四周划拉一下,把木框一抽,塹就定型了。

塹要平整、均匀、光滑,太薄不结实,太厚导热慢。一股土塹脱好后,经过太阳暴晒,一天就能干,这个时候要将其原地立起来,让没有干的地方干透。彻底干透后,要将坯码垛。先立着摆一层做垛底,然后平放一排,留出空隙以便通风,接着呈梯形垒起。晒干后,把土塹摞起来用麦秸草苫盖

好,防止雨淋,以备盘炕、垒墙之需。

三

农村的炕面、炕洞都是用塹坯铺成的。一般家庭烧火做饭一两年,炕洞里会堆满烟灰,如果不及时扒炕,灶坑就通气不畅,倒烟,火炕光烧不热,土坯不结实,塹很容易断。

过去家里人口多,一些调皮捣蛋的孩子每天不停地在炕上蹦跳,炕面难免损坏塌陷,因此,庄稼人会趁着天气好,抽掉竹席,掀开炕沿,对炕面进行更换。每年维修炕面,让和大泥这项工作得到了可持续发展。

农村盖房上梁一旦结束,新房子主体框架落成,就算完成一半工期。后续的垒墙壁、抹墙泥、盘炕洞,都需要和大泥。

这时,泥瓦匠们用塹块把房子一间间隔开、垒好,用抹板把黄泥均匀地涂抹在墙面上。

新房墙面要抹两遍,第一遍是上粗泥,堵大小窟窿和缝隙;第二遍是上细泥,要抹平、压实、抹细,最好把墙面压出亮光。

抹墙是个技术活,不会干的人抹出来的墙如丘陵一样,高低不平、非常粗糙,也不美观。

我父亲在县城工作,家里抹墙泥的活,母亲不好意思求人帮忙,都是自己动手。

抹墙一般都是两个人的活,我给母亲做小工,用铁锨铲起和好的黄泥,倒进一个废旧的破脸盆里,母亲负责抹墙壁。

抹房子的大山墙时,需要在两个梯子上架一块木板,搭起脚手架。母亲恐高,让我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,将黄泥抹到墙上。笨拙的我,将墙面抹得一缕一缕的,像没有搽匀的粉底霜。

记得一首诗里这样写道:家乡的泥土,你是一首未完的诗,你是一幅无尽的画,你是大自然的调色板,也是生命的交响乐。你如此宽容与厚重,大爱无疆。有了你,村庄有了生命,有了你,村庄就有了灵魂……

弹指一挥间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昔日农村的和大泥,已被现代化的搅拌机所替代,和大泥成了无数人心中永恒的记忆。

往事如昨

岁月留下兰花香

慕德周

老师家里的几盆兰花又开了,花香四溢。这沁人心脾的花香,让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往事。

1975年7月,我来到山东省华侨中学读书。没过多久,原来的班主任因故调整,接替她的是一位在北京长大的女老师,一口标准的普通话,悦耳动听。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、班主任李明付。

李老师是随丈夫一起被分配到这所学校的。她大气、高雅、和蔼,亲和力强。

一天,李老师把我们6名走读生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。在我印象里,她办公桌上那盆兰花刚刚开放,幽香扑鼻,陪伴李老师可谓人花相宜。李老师讲了很多话,大意是要珍惜时光,即使没有恢复高考,也要好好学习。她当时说了一个成语——“功不唐捐”,我若干年后才得以完全理解。可见,她对我们这些学生寄予的期待和厚望。

当时受环境影响,学校只注重社会活动和劳动课,高中两年时间,没上几次文化课。我们大多时间是在种水稻、割青草、在塑料加工厂里干活,虽说也很快乐无忧,但荒废了对文化知识的汲取。

那天下午,我从水稻田里走出来,李老师招呼我说:“德周,过来!”我惴惴不安地来到老师跟前,疑惑地看着李老师,脸有些发热。李老师看出我的不自然,安慰说:“别紧张。我和你谈点读书学习的事。”李老师让我有时间就多看书,不懂的地方可以请教她。

从此,劳动课和社会活动课之余,我就挤时间读书,看报纸,非常充实。李老师隔段时间就“督查”我读了什么,有无收获。

两年时间一晃而过,1977年7月18日,我高中毕业。最大的失落和遗憾,就是因为文化底子薄,参加当年刚刚恢复的高考落榜了,这成了我一生的心结。

“高考不是唯一的路,今后的路得靠自己选、自己走。”李老师安慰并鼓励我。

后来,我担任民办教师,李老师自信地对我进行了“培训”:教师要注意什么,复式教学的要领是什么,低年级学生

怎样引导……老师这么一指点,我心里有了底。一段磨炼之后,我就轻车熟路了,教学成绩一路攀升,公社教育组还组织观摩了我的公开课。

人生之路有很大的机缘性。就在我教学已得心应手之时,公社招考通讯报道员,我被推荐参加考试并拔得头筹。1981年1月1日,我改行到公社从事新闻报道工作。老师当然又是一番嘱咐,给我上了下“箍”。当年,我就以全县对上发稿用稿第一、本县用稿第一的成绩被评为全县优秀通讯报道员。此后,连续15年都被评为全县优秀新闻宣传先进个人。我深感欣慰,老师当然更高兴了。

老师每次的指教都如同那兰花的幽香。

1983年春,县里招考新闻干事,45个公社近百人参加考试,我有幸夺魁,调入县委宣传部报道组工作。老师一如既往地关注我的工作和学习,并特意嘱咐我:人没文化不行,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,也许会圆自己的梦想。

有了老师的指点,我不敢懈怠,三年时间就取得了山东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毕业证。之后,又一鼓作气,参加了山东省委党校新闻本科班的函授学习,并顺利毕业。这一切,都得益于老师的鼓励和点拨。

日常,老师除了督查,还非常关注我的写作,经常给我的作品“挑刺”。有一次,老师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一篇新闻稿,委婉地指出:“文字作品是给人看的,看后要留下印象,任何一篇作品都要追求精品,否则就不要拿出去。”显然,老师这是看到我有的作品有些“应付”。此后,我须臾不敢忘记老师的教诲,于是才有了百余篇作品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大众日报》《青岛日报》等媒体上刊登并获奖。

回想起来,李老师的“督查”好暖人心,让我敞开了心扉,圆了梦想,“逼”着我一路前行。不得不说,这“督查”的背后透露着浓浓的深情和厚爱,有这种“督查”是人生难得的福气。

不久前,我去看望满头白发的老师。老师家里仍有兰花绽放,不同的是,又多了几盆蝴蝶兰。我辞别时,阵阵清香从温馨的屋子里飘出。